

# 莎士比亚战争意识之滥觞

宁 平, 屈荣英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莎士比亚多部英国历史剧的主题之一就是战争问题。剧作家将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作为贯穿其多部历史剧情节的主线, 这明显阐释出剧作家的战争意识, 而这一切皆可追溯到中世纪神学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战争观念对剧作家的双重影响以及剧作家对史料的研读和思考。

关键词: 莎士比亚; 战争意识; 滥觞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51(2010)02-0082-04

## On the Origin of Shakespeare's Awareness of War

NING Ping, QU Ro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In Shakespeare's English history plays, the issue of wars is widely covered as one of the themes. The Hundred Year's War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thread through his several histories, which obviously interprets Shakespeare's awareness of war. All of thes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great impacts both from the medieval theologies and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 ideologies on him as well as to his learning and think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Shakespeare; awareness of war; origin;

莎士比亚在其英国历史剧中着墨浓重之一的就是战争主题。仅就其 11 部英国历史剧而言, 其早期历史剧《约翰王》剧情伊始, 莎士比亚就将我们带入了 13 世纪初英法两国为英国王位继承人问题而剑拔弩张的氛围: 由于英王约翰拒绝法王菲力普提出的约翰应将其僭夺的王位让予其侄亚瑟王子的要求, 法国使臣夏提昂便威胁要用残暴的战争手段迫使其放弃王位及权利, 而约翰王也不甘示弱随即回应要用战争对付战争, 流血对付流血<sup>[1]617-618</sup>。在余下的 10 部历史剧中, 除《亨利八世》外, 其余 9 部均以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和玫瑰战争(1455-1485)作为贯穿剧情始末的主线之一。在《爱德华三世》<sup>[2]1732</sup>、《亨利四世》上下部、《亨利五世》及《亨利六世》的上中两部戏中, 英法两国之间为争夺领地统治权和王位而进行的长达百年的战争烽火此起彼伏; 同时, 在《亨利六世》的下部以及《理查三世》中,

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为争夺王位而引发的持续 30 年之久的内战战事连绵。因而, 研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战争问题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莎士比亚笔下的战争都发生在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与人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 比如: 兄弟之间, 表亲之间、家族之间以及有着久远的血统关系的民族之间。他们有的为争夺领地, 有的为争夺失去的权利, 有的则为了争夺王位。《亨利五世》中的亨利王为夺得领地和王权发起战事征讨法国; 《理查二世》中理查王的王位被同族兄弟波林勃洛克, 即后来的亨利四世起兵夺取等地。而且, 这些战争似乎都是在无法避免或是不得不打的情势下发起的, 也都是似乎有着充分理由的正义之战。因此, 莎士比亚一方面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本能的行为方式, 而且既然如此, 当战事来临, 就顺其自然。同时, 剧作家还鲜明地阐释了战争是君主

收稿日期: 2009-11-18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莎士比亚新研究阶段性成果(2009A401)

作者简介: 宁平(1957-)女, 辽宁营口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莎士比亚研究; 屈荣英(1971-)女, 辽宁辽阳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夺取王位攫取权利及惩治罪孽获得和平巩固王权的治国安邦之术和为君之道。这些都折射出莎士比亚对战争存在的认同倾向,另一方面,剧作家以大量战争惨烈场面的描绘,猛烈地抨击了战争带给人类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是无法记述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和灾难。而更有甚者,莎士比亚在描绘了许许多多战争的苦难之后,又让观众和读者顿悟原来这一切惨痛代价的付出却是徒劳无效的,这无疑绝妙地讽刺和无情鞭笞了战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莎士比亚又是反对战争的。

莎士比亚这种对战争既认同又反对的战争意识以及对战争存在的矛盾心态究竟源于何处?

### 一、莎士比亚战争意识的史料来源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战争问题所涉猎的历史知识和史料,主要源于莎士比亚研读了两位重要的编年史家霍林希德(Holinshed)和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编年史书,以及多种中世纪的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资料<sup>[315]</sup>。其中,霍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编年史》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史料,而此书主要依据了霍尔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的联合》一书写成。而对霍尔此书最具影响力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坡立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写于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霍尔还很可能间接地依据了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ian)的《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新编年史》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理查三世的历史》,这两本书均写于都铎王朝早期<sup>[4]23-24</sup>。而且,关于莎士比亚战争问题的史料来源,我们还可从前人将霍林希德的编年史和莎士比亚历史剧剧情所进行的对比研究中得到证实。比如:约瑟芬·尼科尔和阿尔蒂斯·尼科尔出版于1927年的《霍林希德的编年史于莎士比亚戏剧之应用》和波斯维尔·斯托出版于1896年的《莎士比亚的霍林希德编年史与历史剧之比较》,他们都将霍林希德编年史中的文本史料与莎士比亚历史剧剧情进行对应研究。而莎士比亚正是大量采用了霍林希德和霍尔的编年史中所提供的丰厚史料,构建了其历史剧的基本框架,充实了其历史剧的基本内容,同时,诠释出剧作家在其所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关于战争问题的思考。

在这些大量史料来源中,莎士比亚主要筛选出13至15世纪由英法王位或利益之争而引发军事冲

突的素材,构成其历史剧中战事的基本脉络。在其10部英国历史剧(《亨利八世》除外)中,除了《约翰王》所反映的战事是在13世纪初以外,从《爱德华三世》到《理查三世》所反映的战事基本上是英国历史上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和玫瑰战争(1455-1485)。

英法百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两国王室之间的血统关系而导致的王位继承权之争。爱德华三世依据其母亲的血统关系,以其为法王菲力四世外孙的身份提出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并于1337年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国王,拒绝向法兰西新王菲力六世宣誓效忠。法王随即宣布将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的领地收回归王室所有,率先于1337年5月24日下令法军占领基恩;英王爱德华三世遂于11月率军征讨法国,双方自此开战。其缘起表面上与法国王位的继承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却是英法两国统治者几百年来不断争夺领地和商业利益。14世纪初,英国仍占据法国南部加斯科涅地区,这阻碍了法国政治上的统一;英国又要巩固其在法国佛兰德地区的经济利益,因为它是英国羊毛的出口市场。而法国的佛兰德伯爵等贵族由于担心该地区人们的富裕和强大会危及其统治地位,多次为羊毛贸易设置障碍,因而多次激起英法两地与羊毛贸易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强烈不满。1336年,爱德华三世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下令禁止向佛兰德地区输出羊毛,使得佛兰德城镇的居民立即起来反对法国的封建贵族。经过艰难的斗争,居民们控制了佛兰德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担心法国贵族的报复,当地居民遂向英格兰求助,英国也积极响应,这些都促使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sup>[4]889-893</sup>。此战时断时续至1453年长达百年。

英法百年战争停战不过两年,英格兰两大贵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又展开历时30年的王朝战争。由于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而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因此这场战争又被称为“玫瑰战争”。145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将摄政王约克家族的理查免职,引起理查起兵夺权,战事由此而起<sup>[4]557-558</sup>。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将这两场战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贯穿剧情始终。《爱德华三世》一剧所描述的就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缘起和第一次英法之战。《理查二世》的主人公理查二世是爱德华三世的孙子,其王位后被爱德华三世的另一孙子波林勃洛克(后称亨利四世)在剧中利用战争篡取;《亨利四世》上下部

描述了亨利四世动荡不安的统治生涯, 剧中的亨利四世多次表示要发动圣战和对外战争以牵制国内贵族的谋反行为; 《亨利五世》不仅有很多笔墨描述了亨利五世利用武力评定内乱, 还详细记叙了两次征战法国的胜利; 《亨利六世》上、中、下部中, 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战事时起时断。虽然史实中在亨利六世统治期间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失败告终, 但是爱德华三世的玄孙们为争夺王冠又打起了约克家族和兰凯斯特两大王族的红白玫瑰战争。这场战争在持续长达 30 年之后, 随着《理查三世》中的篡位者理查三世在战场上惨败、亨利七世即位以及都铎王朝的建立而告终。这标志着英国历史上多年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王朝的开始。

## 二. 莎士比亚战争意识的思想渊源

莎士比亚对战争问题的诠释除了必要的史料基础以外, 更重要的是其思维观念中对史料取舍的标准。在包罗万象的霍林希德编年史书中, 莎士比亚为何偏偏选取了战争素材?

莎士比亚的创作时期正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当时英国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传统、中世纪神学思想影响尚明显存在, 尤其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及圣·托马斯·阿奎纳的影响源远流长。同时,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人物伊拉斯莫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也颇具影响力。这些存在无不影响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莎士比亚。

早在公元 4 世纪时, 圣·奥古斯丁就在其《上帝之城》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战争问题。他在书中关于战争问题的一节中, 赞扬了正义之战。他认为战争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带来恢复公正、惩罚罪恶及获得和平的利益, 强调正义之战有矫正之功效<sup>[5]</sup>。因而, 他既不怀疑战争本身的可能性, 也不惊讶于战争自身的邪恶; 然而, 我们不应忽略其观点的前提是战争应为正义之战, 即战争必须既要拥有正义的理由又要拥有正确的意图。所谓正义战争, 就是为正义而战, 为重建和平安宁而战, 为报复或为矫正不公或为失而复得而战; 战争也是一场为获得教会支持而保卫国家和宗教的斗争<sup>[6] 264-266</sup>。这种战争也只有君主才有权力去发动<sup>[7] 11</sup>。既然战争的初衷是为了正义公道, 结局又是和平安宁, 那么, 它就符合上帝的旨意及其圣法, 就可以宣战。此外, 惩罚罪人的权力来自上帝, 合法的战争寻求惩治邪恶与反叛并引领他们走向正义与虔诚。因此, 上帝不仅允许这种战争, 而且实际上还命令约书亚 (Joshua) 对其敌人开战。

“这些准则不仅属于神圣的圣法而且也属于自然法则、民法及教会法规……”<sup>[3] 19</sup>

作为圣·奥古斯丁的追随者, 圣·托马斯·阿奎纳在他的《神学大全》一书的 Question 40 中也探讨了战争问题。他首先提出 4 个关于战争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讨论是否允许一些战争发生的问题。虽然他提出 4 点理由认为战争与慈善和公正相反, 似乎永远是一种罪孽, 但是, 他又多次引用奥古斯丁的观点, 论证正义战争却是一种惩罚罪孽、弥补过错、夺回曾被夺走的以及获得和平的手段。同时, 他在对这一问题作答时提出, 说明正义战争之所以正义需要 3 个条件: 一是要由具有统治权力的人命令宣战; 二是要有正义的理由; 三是要有正确的目标<sup>[8] 81-85</sup>。在第一个条件中, 他认为个人无权宣战。由于统治者有义务有理由料理城市和王国的公共事务, 他们可以用剑合法惩治罪犯抵制国内骚乱, 他们也可以合法地运用战争武器去保护国家的公共利益不受外邦侵犯; 在第二个条件中, 那些在战场上受到打击的人之所以罪有应得是因为他们曾做过错事,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正义战争可以矫正邪恶一样; 在第三个条件中, 发动正义战争一定要弃恶扬善, 因而战争应有保卫和平、压制邪恶和援助正义的目标。他还认为, 即使有合法的权利和正义的理由宣战, 很可能因为错误的目标而发生错误的战争。所以, 他再次引用奥古斯丁的观点, 伤害百姓、残酷报复、野蛮作战和占有欲望等在战争中都是有罪的。看来, 其正义战争的观点与奥古斯丁的观点本质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时代究竟有多广多深, 我们无法准确考证, 但是,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这些神学家的思想观点常常得到回应。

在《亨利五世》一幕二场开始后, 亨利五世召见坎特伯雷大主教商讨对法开战一事: “我请求你讲一讲——要公正、虔诚地讲——法兰西所奉行的‘舍拉继承法’究竟应当还是不应当剥夺我们的继承权。……因为, 上帝是明白的, 有多少今天好好儿活着的男儿, 只为了你大主教一句话, 将要血肉横飞——因为我们会照你的话做去。所以你得郑重考虑。”<sup>[9] 349</sup> 这里, 莎士比亚让我们意识到亨利五世在谨慎地思考和讨论是否应该对法宣战, 对法宣战是否合法? 对一旦开战的代价也作了预期。显然, 亨利五世是想通过教会的权势为其即将对法宣战寻找合法而正义的理由; 在《亨利四世》下部四幕一场伊始, 约克大主教及毛勃雷等人就聚集在约克郡一离战场不足一里路的森林处。当敌方使臣威斯摩兰在说明来意时

说道:“您,大主教,您的职位是借着国内的和平而确立的,您的须髯曾经为和平所吹拂,您的学问文章都是受着和平的熏陶,您的白袍象征着纯洁、圣灵与和平的精神,为什么您现在停止您的优美的和平的宣讲,高呼着粗暴喧嚣的战争的口号,把经典换了甲冑,把墨水换了鲜血,把短笔换了长枪,把神圣的辩舌化成了战场上的号角?”<sup>[10]186-187</sup>

约克大主教针对这种质问答辩道:“我们都是害着重病的人,过度的宴乐和荒淫已经使我们遍身像火烧一般发热,我们必须因此而流血:我们的前王理查就是因为染上这一种疾病而不治身亡的。……我并不以一个医生自任,虽然我现在置身在这些战士们中间,我并不愿做一个和平的敌人,我的意思不过是暂时借恐怖的战争为手段,强迫被无度的纵乐所糜烂的身心得到一些合理的节制,对那开始遏止我们生命力的障碍作一番彻底的扫除。再听我说得明白一些:我曾经仔细衡量过我们的武力所能造成的损害和我们自己所受的损害,发现我们的怨愤比我们的过失更重。我们看见时势的潮流奔赴着哪一个方向,在环境的强力的挟持之下,我们不得不适应大势,离开我们平静安谧的本位。”<sup>[10]187-188</sup>在这里,战争可以“治病”、可以惩治罪孽、节制淫乱,治理内乱的功能得以昭示。看来,莎士比亚至少是熟悉并接受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关于战争的观念。

不仅如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先驱人物的思想意识也明显地影响着莎士比亚。伊拉斯莫和马基雅维里就是其中两位。1516年,伊拉斯莫在《基督君主的教育》关于发动战争的一节中认为,君主发动战争要更加谨慎,战争带来的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毁坏。而且,战争酝酿新的战争,小战争引发大战争,一场战争引发第二场战争,由开始时的游戏演变成流血战争,波及近邻甚至更远的地方。所以,一个英明的君主永远不要发动战争,除非在所有的办法都尝试之后仍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最后,他认为如果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能避免,君主主要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减少战争对臣民的伤害,尽快结束战争<sup>[11]102-103</sup>。显然,伊拉斯莫虽然也因为战争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反对战争,但也不反对必要时或无法避免时利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详细阐明了君主的良好素质包括要确保对国家的控制。他倡导君主必须具备对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和进行区域扩张的能力,以

及要具有随时准备用武力维持政局稳定的威胁力量。马基雅维里的这些原则就是要使君主的臣民时常处于不安全或者受威胁的状态。正如他在书中所说:“被惧怕比被爱戴更安全”<sup>[12]319</sup>、“一个君主应该没有其他目标,没有其他想法,也不应该为自己的艺术再做其他的什么事,只有战争、秩序和纪律:因为那是唯一的属于他的艺术……”<sup>[12]310</sup>。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有两处(即《亨利六世》第一部和第三部)直接提到马基雅维里的名字,这应该足以证明马基雅维里对剧作家的影响程度,或者说剧作家对马基雅维里战争思想的熟悉和接受程度。

莎士比亚由于生活在都铎王朝这一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世纪神学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关于战争理念的双重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他在研读大量史料和文献过程中对英国历史上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自然形成了剧作家的战争意识和困惑。

####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2[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2] Shakespeare.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ed,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1732-1773.
- [3] Theodor Meron. *Bloody Constraint War and Chivalry in Shakespeare*. [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8.
- [4]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19[S] Chicago, London, Toront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td., 1768.
- [5]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trans. by Henry Bettenson, (first published 1467)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XXX(7), XIX(12).
- [6]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M]. Trans by Michael Jones.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4.
- [7] Joan D. Tooke, *The Just War in Aquinas and Grotius* [M]. London: S. P. C. K, 1965.
- [8] 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vol35, Question 40. War, ed & trans by Thomas R. Heath[M] O. P. London & New York: Blackfriars, 1972.
- [9]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0]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5[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1] Erasmu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Nicholas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The Prince* [M].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67.

〔责任编辑:都媛〕